

她多么爱生活，爱得太多太多

王安忆

时间过的飞快，程乃珊离去已五年，我们都是文字生涯中人，如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唱词：“这首诗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想它高山流水遇知音”，所以就写下此文纪念她。

《长恨歌》里，我写“老克腊”自许旧人，乘电车去洋行上班，遭遇汪伪特务追杀重庆分子，吃了冷枪身亡，这情节来自程乃珊，她曾窃语我：前世里大概丧身电车上，因高跟鞋别在道轨里不及脱身。后来，她辞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职务，移居香港，过着上班族的生活，就像去往前生线路。我想象她穿职业装，走在港岛尖峰时刻的人流里，香港的人流是丽人行，年轻貌美的女性格外耀眼。具体做什么在其次，重要的是，女性独立自主，闪亮登场社会前台。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从手袋里取出一枚私章，印在律师函，郑重和珍惜的表情，自恃是有身份的人。我觉得，程乃珊就在这时代定格中，生在新和旧的交替中，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呢，从新到旧，又从旧到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兴起，历史批判和反思是为显学，大致以“右派”与“知青”两类写作承担使命。这一幅文学图景中，程乃珊称得异数。她不是知青，极可庆幸的，一九六六年前夕，恰好中学毕业，跻入高等学校，免于流离，而走入职业社会，保持了按部就班的正常人生。她当然也不是“右派”，年龄够不上，就算够上，还需要有性格的原因呢！程乃珊是驯顺的，或多或少，也是她的处境所至。世事难料，谁又是先知，惟有敛声屏息，安分守道，于触手可及处找些乐子。所以，她又是有些享乐主义的。然而，无常的命运之下，小小的享乐主义有那么一点感戴。张爱玲散文《穿》里，去虹口买日本花布，写道：“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调，上面按过大的黑影，满布着‘雷鸣’，大约就是这享乐主义的画像。程乃珊的小说《蓝屋》，豪门阔少，几经变故，栖身上海狭弄内一个单间，却坚持饭后一杯咖啡的旧习，也是享乐主义画像。但这位先生并不抱张爱玲“人生总是在走下坡路”的悲观态度，而是积极的，投身新生活，果然，历史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这一个情节的走向，其中确有着时代的欢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组织在深圳召开笔会，那时候，深圳领香港市场经济之便捷，先行一步，成大陆改革开放前沿。酒店电视直通香港频道，这一晚，正播放香港小姐竞选。程乃珊、王小鹰、我，三个人住一间客房，程乃珊热情高涨，我却很让人扫兴地瞌睡不已，在评委与小姐的问答环节，终于被倦意席卷，耳朵里最后听见程乃珊说：这时候困得着，真佩服伊！历史华丽转身，繁华都会风景迎面而来，真是惊悚。程乃珊会以抑制欣喜，带人小说，具体为蓝屋公馆、“锦江俱乐部”、西点配方、家庭派对，却又是被正义所拒绝。惟有一样，欣然接受，就是这家后人的风度仪态，事实上，这一样恰是最具有阶级性的。其间隐藏着微妙的悖论，常常成为程乃珊作品受人诟病的理由。可是，“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就是普罗大众的文学？在漫长的演变中，成为教条哲学，植入写作者的潜意识。《蓝屋》主流外的人和事，终回落主流意识形态，程乃珊这个新时期的异数，也归并同质性。然而，小说这东西却有一种特别的自主无意识，它会旁出最初的企图，另辟道路，指向无准备的地方。应了那一句古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蓝屋》作为背景交代，顾老先生，为改暴发身份踏进上流社会，透露了新生阶层的野蛮生长，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如《贝姨》。不止是评论者，也许程乃珊本人都不会在意，文学史的大趋势难免忽略个别的动态。可是，种子落地，即会着床，假以时日，便发芽长叶，抽条开花，结出果实。

程乃珊若是在今天，很可能被称作“物质女孩”。大家都知道，程乃珊手气很好，联谊活动抽奖，她总得胜券。曾有一年，她在此地抽到一架彩色电视机，紧接着，又在彼地抽到一具电视机柜，不得不承认天地成全。但是，似乎作为一种平衡，程乃珊与文学奖项缘分不大，常常擦肩而过。即便不以此作隐喻解释，从表面看，她对世俗生活的热切，也距离写作者的思想劳动本质有甚远。张爱玲写苏青，苏青睁着迷瞪瞪的眼睛，仿佛说：“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

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这有点像程乃珊呢！只是程乃珊天真的，不像苏青的世故。有一回，她介绍一位老裁缝替我母亲缝制几套出国的衣服，特别嘱咐用心用力，说，这可是著名的作家哦！老师傅很淡定，回答：我又识字，凭本分做生活。我又觉得程乃珊像那老裁缝，规避开现代知识启蒙，另有一功。

八十年代，物质世界扑面而来，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有一次在无锡举办笔会，那时候，文学笔会频繁，写作者聚集一起，那个没完。宾馆有一个售品部，说是售品部，其实就一具柜台，在我们眼睛里堪称琳琅满目，而且可望不可即，每一件商品都需外汇券购买。这时候，程乃珊悄悄在耳边说：我请你们喝可口可乐！顾不上客气，即紧随其后，来到柜台，贪婪地看她取出外汇券，然后，小姐从货架上取下三个易拉罐，擦拭薄灰，显得存放多日无人问津。其中有一罐的拉攀无论如何拉不开，请来服务员帮忙，使了猛力，褐色的液体喷涌而出，溅我们一身。离群索居的我们，面对消费时代就是这般束手无措。国门新开，我即随母亲去美国，程乃珊专门送我一份礼物，能看出她对出国这桩活动的重视。很快，她也领到出访任务，亚洲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多少有点不满足，看起来，世界纵然打开了，先进地区却是有限的部分。从菲律宾回来，说起感想，则令我吃惊，她说：在这些地方，无论怎样贫穷落后，但最现代的东西它们都有，比如超级市场、星级酒店、高速公路、摩天楼、奢侈品——你不得不佩服她目光敏锐，窥见全球化里的资本统一模式。中国大陆也将或者正在纳入其中，速度之迅疾是程乃珊想不到的，我一时找不到出处，但小说的情节印象深刻，一户中产人家，经历几度沉浮，终于走入正常生活，却又遭遇始料未及的挑战，那就是保姆的儿子，一个乡下男人，生意场上发起来，出高价租赁他家汽车间做货仓，更新一代实业者踩着两脚泥急吼吼地走来了。

程乃珊从香港退休回沪，我与她同去参加某公司的周年庆，她看着场子里活泼泼的年轻女孩，感叹道：现在的上海小姑娘真会打扮！心情颇为复杂。在资本社会趋向稳定的香港居住多年，正是中国大陆起飞，暮回首，换了人间。似乎是，她的时代方才回来，未及仁步，又向前勇进，被抛在身后。可是，回来的真是原来的那一个吗？程乃珊又是怀疑的。就像一个鉴赏家，辨别真货和赝品，她很快从炫目的光色中镇定下来。她说：街上人群的衣着纷乱得很，倒不如以前，简素是简素，却是清爽的。这话也许有一些些妒意，同时呢，不谓不是实情，实情是，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无产阶级站起来了。还有一件事，也让程乃珊挑眼的，即风起云涌的上海城市写作。她说，不对，不是这样的，错了！不过，她也承认，这股潮流确实启发了她，使她意识到，她尚有个储藏未开发。从此，程乃珊开始了关于上海轶闻轶事的书写，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曾在私下议论，将程乃珊和其他都市描摹比较，我的意见是，程乃珊不

可替代。不止材料拥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文学营养的品质差异。时尚一代的祖母奶奶是张爱玲，程乃珊呢，则是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以托尔斯泰为代表。除去同类型文章供分析比较，我还可旁引佐证，那就是长篇小说《金融家》。

事情终于回到文学，我们不可能忽视，程乃珊是一名写作者，这身份还是将她与世俗人生区别开来。体验过文学初始给予的光荣和骄傲之后，写作的生活亦在更深入地教育她。有一件事大约可称作开刃，推她进严肃的世事。不能以为程乃珊没有阅历，方才说的“驯顺”，倘若不经磨炼，哪来此生存本能。记得1989年春，我和程乃珊受旧金山“中国书店”邀请，去美国宣传新书。我们和另两位驻外人员同住一套公寓，时常有中国学生和职员过来聊天。有一天，我们与一个年轻人争论起来，随着双方情绪失控，越来越偏离主题，所以分歧的起因就模糊了，但场面的激烈印象犹深。年轻人难免是轻浮的，对他人的经验一概漠视，半路切进美国社会，且自许占据价值高地，总之，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都是他对。谈到别的尚可安然处之，但当涉及那场浩劫，程乃珊便按捺不住，她说起家庭的遭际，不由哽咽。这一刻，我特别心疼，倒不仅因为事情本身，而是她情急下揭开口伤，痛的是自己，对方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我们都不掌握论争的要领，即缺乏抽象逻辑的训练，也没有现成可资利用的理论，只能实打实的，以亲身体验对付，就像武林中真功夫遭遇暗器。倒楣的历史总算过去了，中断的生活又继续下去，做梦都不会想到，如我，下乡插队的一日，再没有准备返回上海。始料未及的，还有额外馈赠，那就是文学新天地。在一个文艺界大型晚宴上，有一位前辈说：看，程乃珊，像一个小女学生！顺指过去，明眸皓齿，额发蓬松，白衬衫束在宽摆裙的腰里，捧一本纪念册，兴致勃勃穿行席间，逐个请名流签名。可不是，一个追星的女学生。

我要说的这件事就和追星有关，这段故事，程乃珊自己已经写成文章公之于众，简单说吧，早于方才说的1989年旧金山前，程乃珊和王小鹰接受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环游美利坚。在“计划”安排下，程乃珊得偿心愿，与偶像格里高利·派克见面。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出生的程乃珊，赶上好莱坞风靡上海的末梢，日后，海峡隔离冷战降临，便淡出荧屏，这东方巴黎也随之洗去铅华，持以素颜。这一场比弗利山庄的会晤，堪称海上旧梦重温。不久，派克来到中国上海，媒体又安排一场见面，可是偶像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曾经与中国粉丝的历史性邂逅。派克老矣，记忆差否，则则呢，一个大明星，拥有海量崇拜者，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怎么能指望他恰恰记住其中一个，即便有国际共运史作背景。据说，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看起来，安平盛世，娱乐年代，也不可事事如人所愿啊！

天分就像基因，它潜在于体内，也许终身不显性，倘若适时地适人，则生机勃发。程乃珊终于要写《金融家》了，又终于写成了。就像程乃珊和文学

奖的缘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潮流的表征，落后于它进不了法眼，提前了命运也一样。《金融家》问世，当时也举行研讨会，但还是从注意力中心滑过去了。那时候，都市写作尚未勃兴，家族叙事沿寻根文学车辙，从原始处起，哪一项，《金融家》都纳入不了。评论者又常从现象着眼，需要一定的积累，方能定性性质。所以，我说，程乃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异数”。以自然观论，人的运数总量都是有限的，这方面多一点，那方面就少一点，不能什么都是你得。那回我和她在旧金山，住同一套公寓贴邻的两间卧室，女性之间本就亲密，何况朝夕相处。一日早晨，她让我帮着卷头发，触及肤发，不禁感叹老天爷给了一副好胚子：头发黑亮，极富弹性，牙齿如同串贝，指甲是又一种贝类，肌肤润莹。她对镜子一笑：可惜塑型没有塑好！这句话回得很俏皮，而且有急智。我知道，她一直自愧不如母亲长得好。

从文学生态总体看，《金融家》似乎孤立于承前启后的生物链之外，但在程乃珊自己，却有踪迹可循。《蓝屋》中，那位野蛮生长的顾老先生就是。草根阶层走出来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今天的话叫做“凤凰男”，资产阶级本是脏脏手，泥水里里起家，不像贵族，征战中出来，光荣照耀后世。美剧《唐顿庄园》，大小姐玛丽不得已和生意人结婚嫁，放不下架子，凛然道：我们是继承，你们是买！这话说得精到极了，一下子划分了阶级。程乃珊其实从来没有被“买”来的优雅迷惑眼睛，深谙花团锦簇中的硬骨头。自己的生活动活不是呢？一路过来，情何以堪。程乃珊的驯顺里，也藏着些犀利的刀锋呢！无意扫见电视里播放谈话节目，因有程乃珊出席，便看下去。话题有关南北文化对比，因此南人北人各持一方。北派明显占压倒之势，有语言的便利，南方人说国语普通话总要隔一层，反应和出言就迟缓了；语言又带出气场，近首善之地楼台，得月在先，难免居高临下。轮到程乃珊迎战，对方取抑扬术，恭维开场：我是看程老师书长大的——程乃珊即道：你不要这么说，大家要算出我的年龄了！止不住叫好，程乃珊的急智又一次显露山水，真是痛快！

《金融家》原是程乃珊“三部曲”计划的第一部，后两部没有动笔，原因很难追究。写小说，尤其长篇小说，需要的条件很复杂，有时候却又很简单，就是没有在应该开始的时候开始，于是欲望退潮。对文学史不谓不遗憾，从第一部看，我们有理由展望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前景。好在程乃珊受上海叙事感召，写作大量非虚构文字，为这个城市描绘毕肖的画像，增添近代历史记忆的库藏。正当其时，造物又来分配总量，我们只能这样解释，程乃珊得天独厚，预支了应得的份额：天资和才华，爱情和家庭，事业和生活，尤其是，生活的那股子热腾腾，她多么爱生活，爱得太多，太多，于是，戛然而止，定格——华美、丰饶、快乐、兴致勃勃！

2017年12月15日 上海

归去来兮， 凯绥·珂勒惠支

袁志英

德国伟大的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1867年7月8日出生于柯尼希堡(如今的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今年是她诞生1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的7月8日为凯绥·珂勒惠支纪念日，经过两年半精心准备和拍摄的纪录片《珂勒惠支的风雨人生路》也同时献映。

科隆市于1983年建立起凯绥·珂勒惠支博物馆，这里藏有凯绥三百多幅绘画，550幅木刻画，大量招贴画和标语牌，还有早期的青铜雕塑和罕见的铸板雕塑，为数甚多的木刻画还被无偿地寄送到世界各地。参观凯绥博物馆的人流络绎不绝，到7月为止，已经高达一百多万。这说明在其去世后数十年她的影响力还绵延不绝。悲伤、苦难、环境的压抑留给她的生活留下了印记，然而她求真务实的初衷始终如一。女性艺术家一般热衷于赏心悦目的题材，而她却用黑白两色的如椽大笔横扫时代的黑白，以其表现力强劲的绘画、黑白两色的石刻、木刻进行犀利的社会批评。她的名言是：“要真，要真实，要本色”(Wahr sein, echt und ungefaerbt)。

她经历了威廉皇帝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时代、纳粹政权的统治和二战，灾难、战争、饥饿、死亡扑面而来，最使其难挨的是母子之间十指连心的息息相通之情。所有这些经历不仅留在了她的日记里，也映照在她的艺术作品里。

珂勒惠支的外公是地方自由教会的创立者，父亲是候选法官，因补缺无望，曾做过木匠。尽管穷困，但对四个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凯绥最早学的是刻铜的技艺，后随兄弟前往柏林，学习绘画。1891年凯绥和兄长的幼时好友卡尔·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结婚，后者是在柏林贫民区开业的医生。这时凯绥放下了绘画，刻起版画来。许多作品相继出世，这次在科隆珂勒惠支博物馆里展览了一些最为著名的原作。比如《织工起义》(1893—1908)，它取材于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史实。在此之前，大文豪豪普特曼取材同样的史实完成了一部杰出的社会政治剧《织工》；还有《农民战争》(1903—1908)，这是铜版画组画，在创作的同时还到巴黎游学，进一步提高雕刻的技艺；《战争》(1922—1923)；《无产者》(1925)，以及8幅以死亡为主题的石刻。凯绥是个和平主义者，也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20年成为普鲁士艺术学院的第一位女性院士；1925年结识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927年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创作石版画《游行示威》《团结就是力量》《母与子》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即被开除出艺术学院，备受迫害，但她还是坚持创作。由于空袭，她离开了居住52年的柏林，移居德累斯顿的莫里茨堡，1945年战争就要结束之际她却去世了，终年78岁。

死亡是她艺术创作一再采用的主题，她的儿子彼得在1914年的大战中阵亡，意想不到的她的外孙，也叫彼得的外孙，遭遇了舅舅同样的命运，血洒二战沙场。战争在持续，死亡在持续，就在同一个家庭。凯绥曾创作了一尊圣母玛丽亚怀抱耶稣尸体的青铜雕塑，经放大制作后，安放于柏林新岗亭之内德国纪念中心里，成为镇馆之宝。新岗亭和纪念中心乃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纪念战争和暴力的牺牲者而建造的。凯绥于1942年所创作的名为《种子不应被碾碎》的石刻也现身这次的展览：母亲张开双臂搂抱着保护着她的三个孩子，这是她最后的一幅石刻画。

科隆博物馆馆长汉诺露娥·菲舍尔认为，要想理解凯绥的作品，就得将女性、母亲和艺术家这三重角色融为一体加以体察。凯绥出生于东普鲁士，天生就有种忧郁的气质。她所创作的一些艺术形象大多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常常打上自己面容的烙印。但菲舍尔强调，珂勒惠支性格上尽管有着这阴郁的一面，可其底色还是生之欢乐和对生活的热爱：“谁要是为生之欢乐没有感受能力，那也没有能力处理那些沉重的话题。”

在凯绥诞生150周年之际，在科隆珂勒惠支博物馆内还开设了一些珂勒惠支的专题展览。比如说《心灵之光》，此乃专门展示她的自画像的展览；还有《农民战争》木刻系列展览。另外还举办了凯绥·珂勒惠支研讨会，以现在视角重新思考审视珂勒惠支，探讨她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安格鲁斯·西勒休斯(Angelus Silesius, 1624—1677, 诗人，医生。——笔者)的一句话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铭：“人要有入性。”“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菲舍尔女士如是说。

凯绥的作品超越时空，人无论老幼，都会被打动。战争和死亡，爱情和安全，对和平的渴望与争取，对于这些主题谁能无动于心？珂勒惠支早在1922年就曾说道：“人感受着别人的关心，每个人都有自己体验。描绘苦难的艺术就是向观赏者表明，跌入深渊者并非他独自

一人。在这样一个令人绝望、需要救助的时代，我想发挥我的作用。”豪普特曼曾说：“她那无声的线条深入人的骨髓，恰如一声惨叫，古希腊罗马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呼声。”罗曼·罗兰更是这样赞许：“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它映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位富有丈夫气概的女性以其阴郁而又温情脉脉的同情将这一切尽收于她的眼里和她慈母般的手腕里；这是牺牲者沉默的呼声。”

她和中国，和中国的大文豪鲁迅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曾出版过她的版画集，举办过她的画展；可说老一辈的版画家都间接地成了她的弟子。而将她引入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便是鲁迅。

1931年《北斗》杂志创刊号登出珂勒惠支的一幅木刻《牺牲》：一个母亲悲切地闭着眼睛，交出了自己的孩子。这是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特意选刊的。在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余，《牺牲》乃是对当局的无声的抗议。柔石被害时没有片言只语载诸报端，他那双目失明的老母以为她的爱子还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呢。1930年鲁迅收到留学德国的徐梵澄寄来的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其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使他兴奋不已，于是便开始收集凯绥原拓版画。史沫特莱先后为他购得组画《织工起义》《农民战争》等版画，这些都是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精拓品。鲁迅将这些版画都陆续发表在刊物上。1932年，鲁迅选发了凯绥木刻画《无产者》中的两幅；1933年又再次发表《牺牲》；1935年10月他在《译文》上，介绍了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李卜克内西》。须知，卡尔·李卜克内西乃工人运动的领袖，1919年惨遭杀害。他的父亲威廉也是工人阶级的领袖。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讲解版画创作技法，主要以珂勒惠支的木刻为例，他亲任翻译，并将一套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组画《织工起义》送给内山嘉吉。

1931年末，寓居上海的第三国际人员、开设图书公司的汉堡格尔夫夫人筹办《德国版画展》，展品全由鲁迅先生提供，展览在次年的6月正式举办，其中有多幅凯绥的作品，绿叶红花相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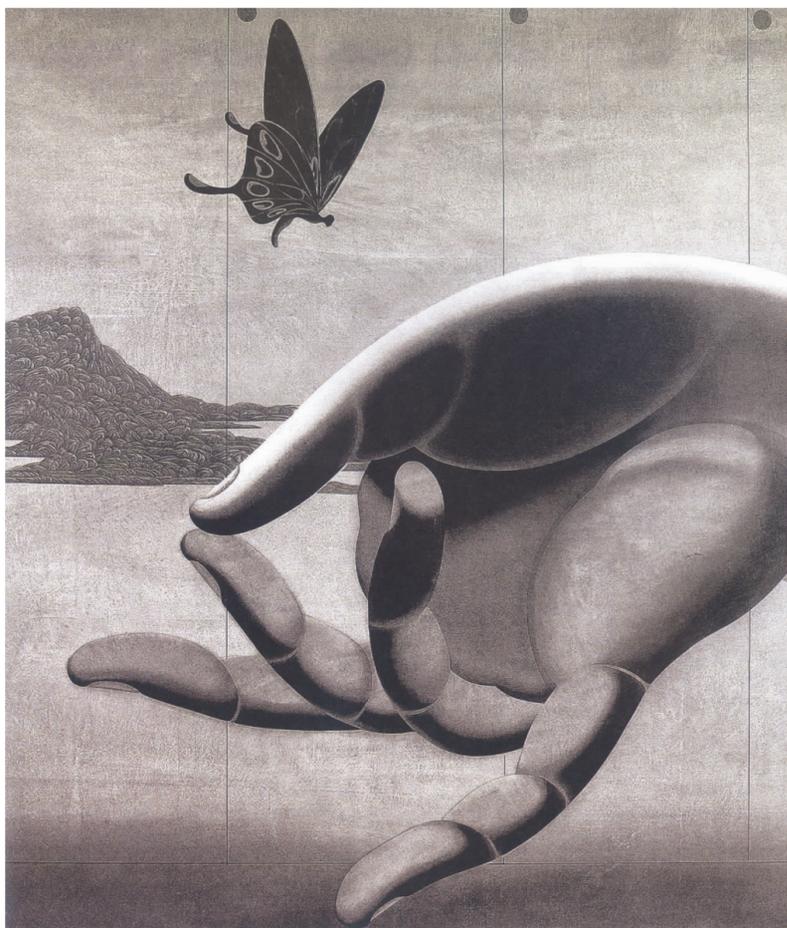
柔石牺牲后，鲁迅写信给珂勒惠支，请她为烈士作画；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使鲁迅感动不已，为此又请她创作表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版画。但珂勒惠支回信说，她没有看到真实的情形，对中国很是陌生，无法应命。

1936年，鲁迅先生在身染沉疴的情况下，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可说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盛事。这本书不但内容精彩，而且装帧考究，鲁迅自行设计的封面，史沫特莱作序，序由茅盾译成中文。

半个多世纪之后，1992年，上海再次举办了珂勒惠支作品展，展出八十多幅凯绥的木刻、石刻和铜版画。2015年秋，“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而今纪念凯绥·珂勒惠支诞生150周年，她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她作品的艺术魅力，她和中国的情缘，都是绵绵无尽啊……

2017, 10, 30



笔会

《梦蝶》之三
(版画)
陈琦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